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九

蕭山　朱

政教

官箴

嚴飭守令貪庸　順治三年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嚴飭守令以勵官箴重吏貪庸以清民害事臣惟天下治亂視百姓之安危百姓安危係守令之賢否我

皇上以天下於明室衰亂之後勵精圖治銳志安民四海咸仰太平之化但守令不盡貞賢貪殘積習未除實政未舉有負

皇上澄治之誠臣以新進儒生不識忌避敢為

皇上痛陳之夫為

朝廷教養百姓者守令也今之守令有能招徠流亡者乎有能開墾荒蕪者乎有能巡行阡陌者乎有能教民樹藝者

手、有能稽覈戶口者乎、有能均平賦稅者乎、有省控省搖（訴）
役者乎、有能涖除盜賊者乎、有能抑制豪強者乎、有能禁
誡衙蠹者乎、有能賑恤災害者乎、有能濟微濟孤寡者乎、有
能修濬城池者乎、有能平治橋梁者乎、有能興舉學校者
乎、凡此十五者、皆守令之責、臣汎刻論天下、知其未有能以
舉行者也、即其善者、不過急賦斂、鞫獄訟、謹簿書而已、至
於貪酷暴虐、浚膏血以肥己、昏庸罷軟、縱虎狼而噬人、守
令如此、百姓安能以生乎、臣請

敕下該部、申明守令職掌、廣行播揚、急加督課、務令實心查了、
切尚虛文、仍於臣所言十五事分別考覈（察）、因而殿最之、全行

者為上一半者為次少者為下上者許巡按御史不時糾舉奏
請
命係等下者論劾如此庶人知戒多實政舉行積弊自除矣其有
貪殘暴虐必拏問重處蓋此輩以吏市井無行潑皮名色
一入仕籍即妄誕民髓及素業之渴自揣不過罷而已得罪
良田美宅揚揚得計是罷職反援民膏也臣請自今如遇贓
官不論徒罪必如數追出助餉依律問罪贓至五十兩者必
籍沒貲產使彼身家子孫之累庶貪殘斂跡守法矣
若係屬罷狀必
題
參斥革卷此輩以老憊辭職誤廢重寄任混書違從挾

滿堂皆貪、婪貪吏莫不對以對、而誤
國殃民、為害更大、其法止降調簡僻、夫何懲儆
皇上之疆土、何民紀
皇上之赤子、且簡僻之地、窮鄉下邑、表甚為貧窮民以此望治之、且
益重其窮矣、況天下之大、何患無才、必將息此也、臣請自
後如遇有遺缺缺、即行斥革、不必降調、庶人知鼓勵、不被困
循庸弛矣、伏乞
聖明鑒、宥採納焉、

請革積習以成新治　順治四年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時化謹

題為恬修實治務之亟勵精為開創政先務革舊染之污以挽

作新之治事臣聞亂亡之禍每濫觴於荒淫創垂之猷必

作法於勤儉夫以革命維新之世猶仍敝於傷廢之積

而加甚焉如今日者即如今宴會之節自恒情視之不過往

來之常縱極奢侈亦何關繫不知靡賤論食遂至亂政

此為屠階已往靡費貲財敗傷淳樸已耶請為我

皇上

條陳之明季萬曆天啟之際海內官庶盛極而衰浸淫奢靡

固其宜也爾時並影多過從觴箸交錯一席之費未滿一

而不識在已領處支費耶，將新民窮財盡，役而果然，亡滴血

宸鑒

聖衷，度宜並廢，庚子起闔里蓄積，此也

召臣吁嗟相戒，殷鑒不遠之時，而該臣等尋日從事於宴會，道臨之

費三倍于昔，加以優伶戲劇，五倍于昔，總之歲仍增此，從繼臣

不知其何以此財，而於伶優此費之耗，其飾籌策而樂也，甚

不可治也。臣子朝乾夕惕，猶虞覆敗，況出公署，即赴宴庭，

甚至一日數宴，徹召友人，以其此精神，精神既疲於宴會矣，耽

其勤於政事，彼尸廢實，亦不可治也。孟子所謂流連荒亡

見於

聖作物睹之際，豈異其明，跂之美政宜有耶。

聖天子在上，三尺森嚴，素之不可深朋比流弊，芽當並行，遂竟優伶獻笑之時，妝女言必及義，思私貲棄商政子之治安而以之利病，占此述商不近情之子手，臣故曰居職論貪叢生，紀政此其屬皆也，虛擲在前，勢必及負敗遊為不爽者之宸衷方深

聖明也。伏望我

皇上鑒前轍，沒常俗，返奢塞貪墨之原，革偷惰之習，

勅下禮部，廣為申飭，制之度數，庶人知廉勤，風還淳樸矣。

崇禮効忠疏 順治八年

吏部左侍郎臣熊文舉謹

奏為敢勸臣忠先崇禮議敬抒陽芹曝之微忱以襄

盛明之盛治事臣蒙

聖恩召起田間又蒙

聖恩簡補佐銓循省髮霄罔知所報伏念臣乞假歸田已經七

載登遭大亂生死流離臣父老耄風燭殘年臣侍親闈

念心補仕止以

天恩浩蕩恬中多年未敢微陳然臣自蒙江來惜知吏治當

森民生怵悴痔宕多

猷矣。臣以為吏治不清，始於大臣之進退辭讓之大節，終於小臣之

奉公守法之小心。夫大臣者，小臣之標表也。古者大臣以身先

庶僚，於職之攸不修，水旱不時，則大臣引罪；星辰失度，則大

臣引罪；一民一物不得其所，則大臣引罪。今日在廷諸臣，固常存

此誼請之

皇上在乎舍是不圖，而但知以資位崇高為得意，以叙陞封侯為

感恩，臣未知其可也。夫大臣不能謙讓避辭，或在以為

本朝無辭讓之例。臣聞人臣以堯舜之道事其君，未聞有拘於例而

遂泯其辭讓之心者。夫大臣進既無進退之大節，則小臣自無

奉公守法之忠矣。嘗怪乎皆常日談紀綱，日飭士氣凌夷

人心甚覺裨益數年之後相習而廣臣恐乎以名節風氣之轉機

也臣請

皇上勅勵大臣共秉丹誠勿墜名節務矢靖共之誼常存匪懈之心

實力報稱無能者許其自陳與以優禮致仕實存去情者遂

去許其引退予以歸若依伊親族人雖無知進退出處之大閑

不但為身家妻子而謀仕均表說之風紀此然以示而仍章程

條目標者予任小臣印如最白簡秋霜名自知墨劉參清在廢職

吏治怠而民困不難雀符而請於以作吏獄而勵士氣庶幾乎可

不至汨沒於風塵而深案於勢利乎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

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主廷者誠臣竊聞此語名

必可保其始而慎其終矣臣言錄事去設殷遲但舉揭要

之缺缺左以入

告臣自揣衰虞已極百脉俱拆老父支牀呻吟入夢撲於諸臣

尤當誇勞讓賢求乞臣實當先則乞惟望

皇上之早行放遣而已謹具奏

聞

嚴因循積習 弘治十一年

刑科給事中臣林雲京謹

奏為因循積習已甚上下勝愍已極務在責實舉行用嚴格積弊事

皇上勵精圖治恭奠臣民且治普海內外莫不共慶昇平矣然而研究未盡所患太平尚未全觀在臣何敢哉

朝廷雖有善政臣下奉行不力因循之弊一朝難破也况如省憐清之奏偏積欠至七十餘萬

歲非數年之沉獄如前計三百餘案因循已久雖屢奉

奏旨況日數駁之繁劣莫究其之稠疊沒定限期處矣至如

輦轂之下，大臣被殺，已越月矣，地方責守各官未見治罪處分。

帝轂行刺之賊，閱月甚至逍遙。

皇上闕後門被刺，未見設法嚴捕，兇寇如此，何其猖獗。

帝闕如此，又何怪在外者之上下於掌，彼此交謗乎。馭法之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諭旨屢禁私鑄，不用康錢，雖職官之奉申飭，或一月之間，暫止而旋行，或一年之內，暫止而再行，在星華禁革率為故事，何嘗銳氣剔弊，使徹底澄清哉。據差停止在外，百凡振頓，全付樞臣董理，近又停差將及一年，百司之綱紀，作何振肅，吏治之清濁，作何激揚，未見詳具入

告印予一二章奏，指陳賢否，尚不過沿習本未回視，見指臣所
並代𢌿之位，江西水是塞責乎，且於臣撤回左改興舉說
薦，指臣以病乞休在，又將楊視理，途觀別大字之後，新府
簡命在，計程赴任，動徹數月，兩年以來，貪秦不分利與之積，
平中貽誤，伊亦言哉，因循之弊，一至於此，揆度形勢，上下
勝懍。
特旨另改撫按，並飭臣以西川上游傳款，專責各司，自今伊始，宜
量為申儆，務破積習，以臻實效，以責在地方官者，為
勅吏部行知，著
勅准撫行糾，責其取辦撫在，一

勅部臣科內以

旨下之日成犯外以部文到日為犯刺所具報以憑稽核定為附会

不以

上聞行

上聞而實行之治以頑罔之罪務在必行庶諸旨之病一舉可破

太平未有不立觀也

課吏懲貪疏　順治十一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朱紱謹

題為課吏宜嚴舉劾懲貪務行確覈俾條陳糾參詳訊之法並杜部胥賄賂之弊以清吏治事竊惟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從覈守令之貪廉而視勸懲者莫要於督撫之舉劾使舉一人而循良莫不知勉劾一人而貪吏莫不留心則吏治已無不清者矣奈積習相蒙激勸罔效原故蓋有由然舊例有司考滿給由與督撫舉劾考語率用四六駢詞務贊表實只覺易濫昔年曾經御史臣李敬題請申飭而直省相沿未能盡革似宜立勅諭督撫今後凡有舉劾必就所轄行過事件如兵馬錢糧刑罰詞訟

開荒挂漏情弊剔蠹從實開列數項務俾一覽瞭〃者

按、據而上

告、以行彰癉、且六司道揭報不敢偏徇扶同、屬吏聞風、亦由當

私請託、然課吏之最大者也、至於貪官污吏、不時糾參、挂

旨、該督撫究辦具見夫以督撫糾參、印行督撫提調宜乎儆欽、

確證及訊無不可、並應附述結、言聲情也、言詳牘矣、乃弃

者延久不結、印結數百千、或云被害原未指丞、或云衙蠹

公行攤派、及至逕

頗不過色羅巡駐、即以糾劾呈身、而吏風全不知警、且抓者號門吏

援、若干

聖德事、今合今將按糾參、並於庭訊、以聽臣設糾者、按臣先行提審、按臣設糾者、將臣先行提審、雖經昭明確、然後會稿具題、下與司道商酌、凡係開送揭報之官、不得承問、凡係向未承問之官、不與致審、恐易於批到道則歷、涉公究擬、竟直省地方、勢均量遠近、依限速完、不得遲延、職俘

恩赦、且涉囑託者與、況此處不致於先重而後輕、按枉而此讞尤為原參符也、則情真罪當、固宜執重案見而失於刻深、至與原參失也、則於原未減、亦能追而心而依徇情面矣、若以名銜議、易為本官代謀贓報、故意以為化去罪罪、雖以危全、而銜議則改名換別、希圖復進、舞文弄法、故態愈

是諭

救々、
欽、凡貪官衙蠹、俱立不赦、則凡熱審減等之例、衙蠹不得擬
援、即擬徒杖流、俱發本身充當、不許納贖、則名不敢輕犯
非官代認、而貪吏贓鄙衙蠹之計、名為託行、貪墨之風
庶幾永息矣、

處貪吏以肅官方順治十一年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直陳衙蠹貪賄之由、仰懇

聖明嚴飭以肅吏治事臣惟自古帝王享太平之福並無他術止
在愛民一道愛民之道尤無他術止在潔己率人之法而貪
污吏遍天下甚至奉勅不過十分之一其他弊端發之明季
至甚然其受病實在由也臣請爲我
皇上陳之潔己率人其宜也昔者卑請赴任者止携妻孥
者我
朝定鼎之初地方招降叛圍故旧人上任者帶披甲之人以防叛逆甚
權也然制也今海內一家文武多途凡在職掌不知此屬何以
滿洲故尤選潔擬寓于罢馬匹以及在衙器械什物之
類數甚不備官長交產數交借債且携親友延幕而函

每年在官僚人夫在三五十人，假到彼方，人口之衣食為政之事，料認當已不覺矣，其道往之舖陳遊宴之應酬，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日用之累，不得不貪者也。到任之後，奉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時節，則備節禮；生辰壽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舉，則備謝禮；遷轉去任，則備別禮。以饋贈之大小，分禮物之多寡，以饋送之厚薄，定官評之賢否，以區區之物，與十數兩或數十兩之上司，坐探民去，輕點陽而吞嗟之，一年多在數千，少亦不下數百，皆僚友之交際，視朋之往間，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也？此等在上官之累，不得不貪者也。最可笑者，言政上司為具政禮之外，巻傳

令州縣買辦土產，臨洮則使買蟷馬貂狐，腹裏則使買紗羅綢緞，況且倍價，仍北至南，仍南至北，而必委行州縣耶。州縣不敢取上司之價，土物原價，一齊繳送，而上司就揚言於人曰：我原給價平買也。是與盜賊何異？受其害者，富害衙役之使費者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府廳上司之累，不得不貪者也。一州縣也，內取之民累如彼，上司之侵尋如此，雖有不貪者，欲愛民不可得也。伏乞

天語嚴飭天下州縣，物價不職者，多以害民，教民為子，如有仍蹈前官者，嚴出嚴定交部；並飭上司、督撫、方伯、道府，俱立古誼，崔之上，爵高祿厚，体其名望，勿徒重逼州縣私物，當以周代

請肅名臣自修爲

朝廷勵封疆爲百官表廉恥、則大臣法、小臣自廉、陋鄙不患不得人心而太平可日望矣、

禁紛爭重廉恥收治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永吉謹

奏爲請嚴禁紛爭、以定

國是、重廉恥以正人心、以臣聞于尊左

朝廷之大權、恬退在臣子之大節、大權極於

上故賞一人而天下知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誰敢抗衡
出於干犯法紀大節勵天下故難進易退則為君子易進難退
則為小人誰敢背違公論變亂是非若大小臣工悍然不顧
具成左道諸議又不足憑則紀綱廢墜賞競成風何以正
百官而正天下哉臣於迭次摺間仰叩原任山東臬臣劉
玉對指考核難定徵臣功過當明一疏內言國晉接劉藍延
具呈考覈已定一疏故不得不注數於
君父之前昔議交夏玉之劉陳國因劉弘遇之專摺而未然
劉弘遇之專摺實係原任對臣條奏量之抗爭而致也
一摺倡首於前摺參忘悍故而接致尤於後劉判不休幾

瑞一聞此來兵部考核武職內察考核京官、

於觀考核外吏誰肯安心降革勢必群啄爭鳴扶仇反噬云

於不至黑白莫辨邪正顛倒此來

於堤然陟黜明進退官吏之予付託何人大法大經關係甚重臣

於此息紛爭以寧

國是者此也、

皇上國史治未彰民生不安皆瞻拘狥縱之過也以考核澄汰

不過數人重在以核降革免除者量儘解任耳

皇上優容大臣不但至矣修者量自宜實心供職一塵不染正己

率屬仰報

主恩，乃以剿匪閒荒，贊接本分之事，何足言功。今連篇累牘瑣叙

於封章之內，以自明其稱職，並於該處飭司法之弦，迴同鎮

臨固飭去吾修兩，俾農量既安，檢教於前，及勸春後，及

請咨戶部，收留偽司，再寬一年，即此一節，足指私壞法，已

難任其以藏匿幸哉，乃猶不為心，待罷奮自怨艾，竟敢飾

詞張辯，使人不敢尤，莫訴在上，臣既迴勵虛恥以作人心，在

此也。伏乞

皇上天語嚴飭，自今以後，共勵官常，允修職業，感福出自

一人，聖主之公論，庶

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天下正矣。

請明是非以清治源　順治十二年

刑科給事中臣高辛胤謹

奏、為請甚明是非之實以清治源事、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我

皇上親政以來、屢次求言、言之後未敢以是非爭辯、是非未明、而諫者之氣短也、

皇上曰敬聽敬、曰整畏、臣實曉敬整畏矣、而就

睿覽之罷、仍求言懇切、臣忍不言、臣罪不益滋甚乎、謹就

國体政用者、先列三款、一用人是非、一薦舉是非、一賞罰是非、為

陳焉

皇上陳之同一用人也去年

皇上諭飭別定省外督撫保以道府交用都臣諭飭別定省外督撫保以對品交用人各論賢否一同外督而策一以外督

原將為

皇上諭飭別外督撫為賢乎留內辦司撫將置何地將請留內辦司撫為賢乎外督撫反不以為外推陞司道是為是而保陞之地將為留內外督撫保賢乎查內請臣止按擇陞遷反不以外督遷其正途此用人之是非實臣下奉行未善右臣雖頗皆畏不敢言之罪也同一舊學唐紳士之為查外直省督撫在

詔薦舉者，但將以現在陞擢用，且不敘年月遲速，不用者，臣不知盡皆現在否也。至內院諸臣薦舉者，不言現在，不言陞擢，俱以原官用，但內外輕重懸絕如此也。又不異者，以貪贓革職之李人龍，因會元二字，授以中書，夫壬辰會元之傳，

皇上親政首科，尚且以文字紕繆革去，況貪贓者可借口會元耶。臣恐後來凡中會元者，以會元為護身之符，將來殆不為無所底止。

皇上有過之心，降用名為大參，反超授中書，則又何也。此薦舉之是非，實臣下未更行未悉，而臣雖頗驚異，不敢言之罪也。十一年科臣林起龍參御臣楊芳興一案，以科臣

之言俱紀實。獨是科臣於迫切等恭奉與拒護速陷旨

既不能解交通協之言果紀印心当治以欺罔之條，另若

與不能令是名為誣以薄罰，請自

上裁。何竟其是無紀，朦朧了局，茅與莫免誣臣之九

皇上之法紀何在，又公道何在，此賞罰之是紀，實臣下奉行未

善，彼時臣在會議之列，乞臣隨眾緘默不言之罪也。臣

之是紀閱乎因持派失傳，由公道昭明，當因派與可

徐致也。此臣區區之愚誅伏乞

皇上詳察，鑒往傷來，為臣下奉行未善之戒，臣民幸甚，於以

為吾治本紀綱解矣。

陳人臣建言之体 順治十五年

吏科都給事中臣王益朋謹

奏為敬陳人臣建言之体事。竊惟科道官職司言責，臣子為

朝廷耳目，當於大吏留心，凡係除弊興利，經國計民生，繩糾官

方，責在摘奸發伏，論人則察其才品，不必沉於誅求，

論事寄責，論事則究其條要，不必沉於纖屑計功，至於取

勝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斯無忝言官之責

耳。亦屢有欽奉

上諭試補授立印時，見詩之盈廷，延孝請之告，吏治之貪廉，

軍民之疾苦，該臣身親閱歷，所見非未，言不切實，指陳

[illegible]

其第總理臣出身外吏之日，設法剝奪，死而後已，上負以致
措條友誼，是亦以見其情弊而不今言，默知其生平而不
敢言，有死
天[illegible]遵之則誠然自甘，湖出人心玩愒，同係死亡也，出於人臣論之
當係因度時，深思遠慮，不得市恩沽譽，近見汲汲廣替臣
李蓮祖出矣，常之爱一疏，替臣身任封疆，理應就
之言之，迺竟漠視，當自陳不戰以明誠名之由，為揆時措
施明制，未今其與臣不敢諍也，與奇今其與臣不敢諱也，
以及當路左右，或與比暱遊追宴，或與怡洽甘談，臣誤
之不甚詫異矣

天子旋政明刑誥誡臣民莫不共喻即者射引過之出自
宸衷譬臣所注彼二字閃爍不倫是誰何說耶
君父之前從左右或与比暱果知其人即當實指姓名立請擯
斥否者無其人而妄為揣摩臣不能為譬臣解也從縱
譬之專責戰守兵馬節制調度即錢穀刑名當切
令董理所望何者切要乃敢自干職而此誑謬之詞乎
抑更有請者科道職在陳言輔臣志心襄贊崇甲其殊
而故
主之心則一臣查前代凡入內閣頗識務者照詮題奏擬議批
答隨時啓沃因而納忠是進言而不在言官也今閣臣

學士等官，俱照董殿閣該衙門，俾制從備職務之處，悉

皇上重復舊例制，令內閣該臣贊理機密之務，而遇事關重大，

隨宜具疏，敕臣面奏，取自

上裁，將於躋乎致治之風，於此益盛矣。

請勸清吏以勵循良

江南道監察御史田六善謹

奏，為請勸清吏以收循良之效事。臣惟清濁在人，而去之分，進功懲賞，

於朝廷之大法，然懲抗雖手勸而為言者也。今日貪風日甚，受財者

难返之势，不得不严惩以儆，然惩之难，原与日俱密。
廉耻涉至于不可问，惟惩与劝并行，则今日当不能必
人人之自为劝，而行之既久，人将见清吏之可为，踊跃自持，
此可不惩而自劝，于以上登至治不难也。今则独未尝言
劝矣，惟举逸人，则有劝；输银、输粟，以及开荒、垦植，则
有劝。其民之安危，原系乎吏之清与不清，而独以劝清吏
之法未尝议及也。特称为未尝言劝矣，然独能举逸人，
则彼有劝；然独能开荒以及垦植者乎，则彼有劝矣。
吏之清与不清，原视乎特举之公与不公，而致以劝特举之
法，未尝议及也。且举逸、开荒者劝，是贵能也；输银输

果其劾是實也，何以謂之清吏。若為其無可指劾，其劾皆指皆積累以為已功，為之能辦事也，何以能使吏無不清之為其蓋乎。夫督撫之不能薦舉，不過視為虛文去實用。然參劾易而薦舉難，此皆督撫將無容參數人以塞責，無於吏治之清與不清，則亦漠然視之而已矣。伏祈

敕下督撫不得效乎常薦舉，當查正查地方歷年所得清吏果得幾人，一一開報。祈

皇上計名左右，以憑優擢。並祈

敕下該部，或一年或二年，類查各督撫地方，其清吏五人者如何褒獎，其清吏十人者如何優異，無清吏一人者如何處

分疾人之自奮、治道可興、此行之五便、設此之三難、不可不
講也、何謂五便、清吏勸、則飲冰茹蘗之人、謂人共榮及己
泠族、然公道尚在、而名尚美、則持守之志益堅、一便也、清
吏則不在清吏之數者、謂己即可將進、猶將有功、謹守
尚未見信、由簡而畏矣、誰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勸
皇上之愛吏治之日懷求之人而不得者、今後可以知某者為之清
吏、羲人以端吏治之修廢、三便也、清吏勸、使天下曉然知
國家之功名能如彼、勸名汚者如此、風俗可以丕變、四便也、至勸清
吏、莫勸者持抵則皆括、向日謂清吏之無益於己、擢擲恐
罵、今處介之士隱心在今見清吏之美不可去、則以郵

而冀之、親而愛之矣、五復也。何謂三難、議者私認一切清吏則其修之而清不知也、言以變矣不主清吏之致、其一難也。其今舉果皆清吏矣、要其不動而程涇渭不分、何爲勁之而復清者其知勉言清名其知戒矣、議其私認一切清吏悉將捨依舊受賄徇私、二難也。其不分地方之出察乎、地方之主地方、並不然皆捨之久、然以皆捨諸存之虛實則甚易不公不明、為法已廢、皆捨例皆以一己之功名為他人之說出矣、議其私認勸清吏悉鑄根其最、未見能言畢竟、三難也。其因宜以計、獎吏經費之以廉、則清吏之要務明矣、乎常加級紀錄、皆不拘其前降之一事、而案之之文為

皇上愛養黎民，獨不可加級紀錄，並受

殊恩乎，而行者力破之，五使議者不敢安三難，將見廉恥可興，名節可振，循良之風不讓前古矣。臣工幸甚，天下幸甚。

請正人心維世道　順治十七年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蕭震謹

奏為請正今日之人心以維世道以培元氣事。臣一介書生，三年外吏，蒙

皇上擢至臺省，殊恩報稱，伏念天下可憂最可憂者，不在今日之漕

[illegible]行遍之請

賊小平、而至今日之人心、益人心者、古今治亂之所係、而世道污

隆之所從出焉者也哉

皇上以貪吏害民、故重懲貪之法、然法雖重而貪吏行貪之心愈

貪而愈幻、外而司府、內而督撫、近在田野、災來儀、皆奇貪奇

惡、婦孩露於法者也、一則贓行取之途、一則雖卑失之例

臣謂不知其在何心也、夫首之主何、代要義者、延至以不首爲賢

則必以貪賢而不首、由是而是非顛倒、銷譽于不可勝言者矣、

此人心之壞在吏治者一也、臣聞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武不能惜死、而文愛錢、陛下將何以禁

已經臣為疏指陳等、以服衆之路、則以怨物為心、故營位日

虑而当职日懈。臣闻大名难挚，有宜大乃在家，旧优於学
人主在酬敬，毋论其辟，吾之精神不能以申约束而讨实，
但即此数十人之鲜有起焉，不知出之称，业于折取之军中也。
如谓其之路，则以趋贤为心，故大兵既出，宁留之会之，臣查收治
十五年七月内，有安塔守都司西之秀等统兵防御，经过豆
肆掠，涉物者谈豹，花华纸一千两，经贡生欣民俊手纸寄
俟交与把総郑者之五圣発交與之秀等，随将贡宫物来
莲越张而去，以一都司一物如此，则其余又可类推矣。此人心之
珠立为趋於二也。臣惟教化行，则礼义兴而风俗美。钱
皇上维新之治，已十七载，凡落海内外，靡不革面洗心，於乃近

如帝成賢以子而逆其父，猶古來述賢以來而許其己，王大經其以僕而戴其主，猶古之王重以臣而童其僕，業經誣臣斜參互察，至於勝勝貴少清者，而加大體之條，逆皆相率抑風謀紀

誠也，斯宜古今，盖流落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擊之禍，遂中於人心，臣盖不勝其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壞，至風俗古三者天下事不及此，鼓端然仰此，鼓端已至見其矣，机矣，伏惟

皇上敦崇化風治之而治動治化以懲其風之大要，在於得人，而把四方備內外臣工，能其洗偏私之肺腸，一遵蕩平之王道，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治化之隆不足見矣。

力行圖治疏 咸豐七年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楊善藴謹

奏為太平既久其要領圖治以力行為先仰

勅內外臣工實心任事以收文武之效事臣一介豎儒七年外吏

蒙

皇上不次擢拔置臺班渥恩未效涓埃以仰報

高深於萬一臣書生也宜以言為事然今天下患在止於議論多

而求功少中外鮮實心任事之臣耳臣故不敢剿襲陳言以

泛列款設以力行之說為

皇上陳之

国家建官分职，内设部院卿寺，外设督抚藩臬，一官各有一
职也，一人各有一事也。为之振起，则天下之凡狱田赋收之家，精
于业者胜，则为且倍实，废弃丞务，况天下急政殷繁，各不以
於一二人一二事为专责，经此难为经中防言，官保其事，然而诸臣
怠忽之习已成，一极重难返之势，终视为纸上之空言，终
未有力行之实绩。伏乞再行
敕谕内外大臣，各修职业，共殚谋猷，操黜陟人才之权者，当实
以进贤退不肖为务，屏绝苞苴，杜除情面，勿拘挂以循资
扶徇，速了衡鉴之能事；司国计民生之柄者，当实以生财
节用为务，如何而军无庚癸之呼，如何而民无逃亡之累，勿

徒以矜張成考，遂舉利祿之心計，責任於輕者，當思無惰以驕。何計可以制其跋扈匪警盜賊寇，何計可以清其妖氛氣戢司平。反者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究思不致濫經而無辜。切今合憲以帶用人理財大典大獄，仍以其道矣。無於時括掳或杖越鉞賄或或棄憲越方，均當懲貪勸廉之要。以察吏安民者是，當實飭好除暴，扶弱安良，俾貪墨之徒望風解綬，循良之吏共慶彈冠，不須合謝詣而問孤躍。奚奔競而抑僭正，則天清氣泰，民生斯有裕乎。推之庶司百職，人人奮勵，大破從前推諉之積習，更之整頓，一洗向來因循之陋。想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大平之致

可立觀矣、互啟

皇上推誠御物、於大臣則優以禮貌、於小臣則寬其微眚、俾人人得展才猷、是就借人才、敦崇治本之要術也

政輔宜挽回疏 順治十七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季振宜謹

奏、為政輔宜挽回以維弭災沴事、臣近讀

上諭、痛加刻責、想天下蒼生莫不流涕、凡為臣子、當自愧死者矣、但

上諭因吳草表之郝陵、陳棄表之新道而內閣諸臣及國書未
及臣諸臣而備言之，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云天工人
其代之，是三公論道，以人則逸，不以其人則勞，且古今不聞倚
人而問牛喘者，以陰陽之不調，宰相責也，無於因小異而策
免，亦不行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史冊矣。夫天下者，
惟宰相能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受其傷者，而職以令
君者定宰輔之紹口矣，或行一政未妥，則天下治亂關焉，而知
言者不參於苟皆然然得乎，夫用人行政，更明用舍明
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亦間不容髮者，
天聽越人呼吸而通，惟亦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密勿之地而情識

默之風，寧於名物掌故之一切凡人皆不知之，又何補乎夢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多英邁兵戎，諳敏內外事變或不燈眉之急，勢如風火，尤必及待外部之設置，曠日持久，及其設立，不論當與不當，又皆依議矣。臣因思內閣諸臣，

皇上皆加以六卿之銜，原兒寵崇以名位，而實非其職，名思議參預戎政，內閣諸臣由六部進階者，強居大半，其在部之時，猶知部務，既經換面，遂不恁部務。臣讀

上諭云，十二十三年間，時有遊學者，

皇上親政以來，憂勤惕勵，百度維新，屬意見於遊學也。

皇上既以為予遊學，是取予遊學矣，試問受學之之時尤必畫

其過於原寀行之不言其弦數緒之天時不齊不過日晷之

表而以術

皇上之修省寅畏於寀行不言且為萬世之憂承尽破泄晷之積

緊而政圖治

皇上原察其說言危論自古以政敎行

皇上虛懷下問以收其嘉猷嘉謨之實效

皇上秉以心膂腹股肱寄之矣而向聞朝臣猶然畏首畏尾其久

無遠戒遊市患之難戒以文其自便托辭寄四五字以為塞責

而且則生含一二者之依死喜三達六達之黎生死皆為

君患竟不覺惕矣之知乎

皇上倚任大臣、縱不即加以譴責、清夜捫心、恐亦難以自贖者矣、

陳一德之箴 順治十七年

礼科都給中臣姜希轍謹

奏為敬陳一德之箴以求泰交之治事、臣聞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故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古之君臣交警交戒、原未嘗以憂勞之任獨歸之君父、以為人臣卸責之地也哉、

皇上孳孳求治、日勤萬幾、已克殫厥心矣、然以民生未甚遂寔

吏未盡除、伏莽未盡、徧調撫黔、疾苦時當告撫、郵未周、禁下

責躬之詔頒行

恩赦

加惠黎民之四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但臣聞之往訓曰

人臣之義、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天下未甚太平、皆臣

職守闕、內外臣工責任尤重、在京通於部院九卿及督撫

撫、

皇上不加督責、而躬為臣下任咎、為臣在當、醜然有愧、不知痛

自刻責引咎、省改以勉圖後效、望之堅貞益之遺乎、

臣請進一德之箴以為中外諸臣誡焉、

皇上總攬乾綱、不能躬親庶務、惟賴佐理之臣實心

擾依謀議而後、外民生未遂、何以給使家給人足、云大
吠在驚之擾、貪吏未除、何以使閭風解綏、与慕狂四知
之畏、伏莽未靖、征調猶煩、何以使劉桂成功、無更增征
戍之勞、疾苦時告極郵青閒、何以使室家於保、無澤不
下究之實、譬中外諸臣所當盡心籌畫、合力經營而為
関重大宸訪
宸衷而宜多聯係者、以雖
採擇而為原践業、去而多高者、宜矣心為力、以誠實為、方足勝
心手出一体於国之教克架之一家、
皇上視父母也、臣下則主伯亞旅也、家政未理、父母真心萬日牽

主伯亞旅坐視雲擾之業業而不思怵惕以為分獻補過之地者是理乎、臣觀今日積習相沿、大約病根有二、一曰巧於卸肩、於假詳慎之名以行推諉之實、畏於任事、於是飾粉之文以蹈委靡之與、此皆諸臣溺職之由也、伏祈

皇上申飭臣工、諭以共振精神、令掃推托委靡之痼疾、凡遇重令、必先事汲事、謀出萬全、勿顧目前而忘久遠之計、凡立一法、必圖始圖終、寬嚴隱顯、勿狃成見而彈更張之勞、凡建一議、必在內在外合成一體、勿介於依違而遂成偏膜之視、凡荒克舛逸之妄、盡性一心之誠、皆本於此、庶不害我

皇上宥躬引咎之深衷矣

勤政疏 順治八年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

睿慮圖治方殷政事倚閣堪虞謹激切陳言仰祈

鑒察事臣惟主政以寬舒為本圖治以振作為先我

皇上臨御以來仁政諄諄

天挺煌煌精明惟大帝王同揆臣仰体而要行之者在內六部其

衙門左外有督捕步衙門查切要文卷近臣見順治八年以
前或一月兩會
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月兩行察左外經年累月而不
報古未有如此治體乎即淺漸不及深論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後
面奉上當局風行内外之間官民吏胥不須歷天下百官之
稽滯矣臣見一切案
旨來意並及衙門應行事宜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
尚自不少於其中雖有行察咨議者數需時日在其有
不待行察咨議而立決者宜行者概停閣未知何故似乎
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於

[illegible]前遞二箱

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遭逢
聖主之日為
國為民任勞任怨消滲同心大小諸力此時附實立論大臣看
弘任艱鉅豈不能仰體
聖懷第恐因循狃積習久之屢留存堂官不問書吏之拖延延
皆旨者不密諭了而包責我臣實為
聖明之世不敢退況皆按擬事行論了皆視外部之結案以為
遲速又皆按限不爽則立外之稽遲益甚能保稽遲基
能保稽遲間無徵降實緣之情弊矛臣屬以為了體ゝ
輕重道里為遠近限期為定處惟管行立外存批遲則

限三月、如遠則限半年爲度也、如果事關重大、及原詳情
節則限至九個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衙門之判
批駁中詳、併保原案呈年月日、照内遞一註明、本内
遞一簡寫、則都院之稽核參考易稽實、至於在京各衙門、
事之繁簡不一、皆之事審急不一、但近在
輦轂
不過司議説堂而定、一月之内爲度也、如果事關重大、
長需熟籌者、或延至一月半、或延至兩月歸結、惟軍
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
奏外、凡條子内當存一二日
奏之事、以待之

旨、不經發換退出臣思

綸言五重、懸為第一之誤、以後表章具本請

旨、與天下共見之、其行移發放、定限不逾五日、則吏胥之朦

涸朧延而杜矣、伏乞

敕諭各衙門查照通行申飭、或

敕下內閣九卿大臣、議臣所言是非定奪、仰祈

聖裁、臣職在進言、激切無任翹望

聖明垂鑒施行、

廣惠倉雲康熙三十二年

工科給事中臣彭鵬謹

奏為廣惠倉雲為宜以伸

國法以慰輿情事臣聞秦省西鳳兩府數年災荒民命垂危諸雜待從而災荒為宜仍行散撲為事扣剋飽囊營私肥己為民危而利其災臣不忍遽信比見新任督臣佛倫於籌畫疏內請災荒為宜散撲比糧營私自利私派扣剋案同例指雜任部事其詳於特恭會為疏內與災荒為宜反於民中營行扣剋當疏痛切直陳其詳夫扣剋而無營行痛切荒指為宜該參渭南縣知縣特民

一月至於勸荒疏內并誤民六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丁之數合丁冊則老幼婦女不知凡幾臣將痛哭聞奏真天災流行實吏上負

聖主下戕民命甚以救民不得已之開例一經將納百計取盈臣試理判其災在比之皆是冒罪當死實未死而貸民生矣交督臣欽承

皇上垂大慈詳狀其維新請於舊例在舉贓載罪於捐納在捏回原任限年捐墾准其追贓照追用違限者革職從復照侵冒誆糧治罪會議差矣臣見督臣疏稱諸不勝誅照不勝照又稱此九年將地方仍壞已極思之駭異

以死罪或可矜、而逆戕照用暴虐淫毒、斷斷不可寬宥者、該督確採輿論、分別差等、擇其最甚者、備列罪狀、據該奏另通徵明示以招懲、至若矜罪貸一死、仍革職永不敘用、其苦刑尤甚、不在此例、請自

聖裁、又聞已故三原知縣為雯、逆天殃民、枷出邑門、蟻民噤罵、該知縣剖其生前年矣之名、返尋彼使未死、貪酷心寒

聰聽、秦氏聞

聖恩允發三十八萬五千餘金、為牛種農具工本、又以澄當民害、雖死無赦、其尤甚者在、殘罪不准留任、是該苦民者皆能保抱攜持、言歸既復、此則撫綏之奏討也、

奏官運利債之弊摺 康熙二十五年

稽查錢局刑科給事中臣劉蔭樞謹

奏爲請除利債之弊以勵官箴以肅

國體事竊見我

皇上勤求吏治所以清廉愛民爲第一義臣思書傳所載自

古廉潔之吏未有不從節儉中來者也凡人之情自非

安貧自愛自甘淡泊自取義未有不豪奢縱用之人而

能見得思義守己愛民者也近來天下太平官度維

艱居官者宜敦素樸之風仰佐昇平之運而服食

居用崇尚奢侈不特車馬衣服器用僭制踰式抑

且又侍奔走饋送夤緣棄金帛如泥沙者比比然也況
世祿素封之家常侍不足給其用則取債於人亦必當十以
月計栗遲至三四年間千金之本竟至二三十倍況無神
輸鬼運之能又無點石為金之術何從而清償哉以故
債主招納亡命十百為羣環繞門庭凌辱詈罵甚於
不敢還而務至踰垣潛蹤鼠竄者有之以
朝廷之職官竟為債主之所辱不惟貽玷於官箴亦且有
損乎
國体伏祈
特降諭旨嚴加申飭務使崇儉黜奢勵廉隅而正風俗名

整飭官方之一道也再查借取私債與違禁取利載在條例俱有定分但取債者甚衆而不敢控於債者干利而去訟者如水就下不有以隄防之勢必仍訟庭止伏乞

敕下該部酌議變通展立科條一切負債俱照實在銀數三分計息敢有於數豁棱肆勒索者仍懲治法在必行則索者知所止而債者易為力潛銷而默轉之虞浸荷積纍而以淑社矣

廢五許貿審之例 康熙三十六年

掌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江球謹

奏為請廢禁五許之風定旅任廢審之例以飭官常以肅

紀法紀事我

皇上董同天地明垂日月凡薄海內外大小臣工莫不因材器使詞

誠丁寧務期上下和協化民成俗躋斯世於隆平雍睦

之盛為臣子者誰仰副

德意共勵和衷上與下不相猜文與武不相忌同心協力以公而

忘私所無矣

皇上委任之至意也乃近如山西巡撫布政互相訐奏已營

聖明洞鑒、受事至甚、去四川按臣提臣後以互訐頻煩

叡鑒、尚未審結、而湖北　道知府又以互訐上

聞、夫訐之風、微不可長、前不處於掊擊之大吏、偪之小吏猶甚矣、

方去為之原民致尤矣、大吏亦大界而抗、等去為陵之習、

開爭訟之門、致開臣紀細、必容君藩臬以下官吏、一經互

訐、將按之指參許道之、稍任使審不難得其實情、委

其承理、未經蒞、乃公事、獨是提按提鎮、雖經互訐、尚

屬挾位權勢而以制人、庸吏不難自逞、容總察審大

臣、即能大破情面、秉公質審、而提按提鎮、各勢相敵、各

力相當、各以供未必畢實、是非曲直、難以意斷、各平且還

延時日，不能刻期結案，屢次受其提累，致多囚因之瘐死，甚非欽恤之意也。臣請嗣後凡有文武大吏或有挾仇互訐者，立即將伊或遣大臣察審，或令赴部質審，務使早成信案。蓋先發制人者，審實虛誣，即加其反坐。如此則人知法紀之不可干，私怨之不可尋，務勉於公忠為國，而草民以息訟去爭之風，其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也。

裁節外官家丁　康熙四十一年

巡視直隸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劉子章謹

恭為請裁革外官家口以免擾累以飭廉隅事仰惟我

皇上崇儉立法視民如傷內外之冗缺屢裁侍衛之近臣亦

敦節省者

巡幸必省諸臧從自肅行裝傳諭有省免其迎送

聖慮周詳惟恐扈從煩則供億多則地方擾辦進煩苦

官民受累故躬自省約力為澄汰如此也乃下諸臣猶不

仰體

聖心為自節家口從寬節省累及地方表厥操守謹為我

皇上摘陳之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兒孫而外其奴婢等多

至數百人甚至數千餘人者其赴任離任則所帶車馬盤纏

之費、主任則有衣食眷裝之費，而本官已不勝其苦、
當其出境入境，辭送則有人夫迎送之苦，如弱則有中
伙供億之苦，主佐則行戶有官價市價之苦，小民有業
應力役之苦，而地方更不勝其累，即本官雖係之初出
常思清廉自矢，御招
因患而居之數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鋪房以供之，
一次猶可，漸至再三，久之則事以為常而不顧，而素去操
守矣，又不知何取何以，於是地方知官長大困矣，故皆棕
藩臬之家口多，則房其恐不能廉，而通省受其累，再
細獨之家口多，則本官恐不能廉，而闔屬受其累，故

姪杖之猥籍倉庫之犒賞大都由此也臣讀漢史見永始四年詔云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又詳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三十人而貢禹言官奴婢遊嬉無事往稅良民以養之宜免為庶人由此觀之奴婢之限自古已然臣愚不識大體伏祈

皇上飭部院加裁抑制為定數凡官員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督撫止許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其餘各論多寡量留立籍若多攜帶者一經指參以違制論其違數之奴婢或罰入官或賣或下生

為庶人永此例地方迎送供億之費少而官民蘇矣本
官盤纏叅券之費少而操守康矣至若似小而實大
植葬常而關係地方官民甚是

廢禁官民堂樓之習 康熙五十二年

協理山東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祚默謹
奏為嚴民堂樓之惜大吏市恩之術請廢飭永禁以正
人心以肅官方事竊臣山左豎儒粵西外吏積任九載
游陞部曹荷蒙

隆恩、按置無諫武戴

高厚、稍摩雖勵、伏祝我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特明強固、無刑刻不以察吏安民為念、自一

命以上丞與

廷見諮詢、所於舉能可成以來惠黎元、猶且纖租

賜麥洋溢、綢疊賜布

聖訓化民成俗、民生所賴、宜乎返淳還樸、不識不知以順承

帝則、乃近有一種奸民、誣稅衙門為墾、然不材皆走一撈婦產、遠徙

塗於百姓之口、業以頹破離而返覆、小獨不思皆去治人者

必民所拯危亡、惟而以受治於人而拯命多民以防保市治皆

以亂法蔭勞表附情背弱內飽食黨與成於下，政刑淆於上，官害於細故之然，豪民之訟以播訐為之弊者，實由大吏偏之之交使受

天子寵靈，畀以封疆重任，猶清濁溷乃可職也。今且於屬員內豈之降調終革者，由為保舉，不曰士民環叩，則曰輿情迫切。若不知要地方敷許奏免貼歸之首銷，而收回成命不敢難於上聞之請也。甚且批閱若權，使列職代部，如借名辭之輿情，詞以遂徇惡之私情，此尤有彰明較著者矣。至於保題選缺調補，載在會典，定有缺分，是實己試方職，致免使薦舉匪人，今則不拘

成例、揲擲、諭甘、惟明速代、受遠惡地方、人情畏避、難任者
用調之缺、及以本省之員調之美、請帰部選為調簡閒繁、
之門、啓規避之階、塗逕、鑽營、倖發、遂致徑走、治日偷、
吏品日下、甚於所以扶名扶實、而後之勉修吏職業好、請自
今民吏不務本業、附合結黨、為與夜為之爭者、即以違特
聖訓諸罷、省於屢陞三年、不得推與選調、受指揮結與情、為保
結友、即以狗庇為次議處、
勅下該部、並為令甲、通行曉諭、務明吏為姻婚、民歸樸誠、贊公
植黨之風息、寡廉鮮恥之計窮、庶評益於世道人心、於
涉鮮也、

禁上司勒荐私人 雍正十二年

光祿寺少卿臣勵宗萬謹

奏為請禁上司勒荐幕賓長隨之陋習以絕弊源事。查各省督撫司道以至州縣衙門，刑名錢穀事務殷繁，勢不能不延幕賓以資輔助。但其間往往上司有勒荐於下屬者。臣思屬員一切事件，皆須上司稽查糾正，通同容隱，從生弊之事，十不得一。設遇其人，自必留於自助，豈肯輕畀他人。之說不自用，而濫荐之屬員，則其中必別有隱情，大約非故鄉親串，則舊日知交，至正身去後，應其請求，遂借下屬衙門以為周旋衣食之地，而下屬亦遂藉此為交結

上司之論、既出幕中、以為賓情無怨、一切任其主張、而不肖之幕友、倚然藉上司聲勢、挾制把持、主人墮其術中、付無之如何、不敢過問、又或上司之幕友、援引朋儕、分布於屬、私於關說、案規季規其弊、若蔭而不問友、則凡遇案件、利害所在、再三致請、又或故為延擱、每干違限、或復用其私人、則辦理百出、名不得疏通融洽、且或代為吏役、則供換詳其弊、往往而有、又有甚於此者、則上下串通、賄藏綫索、甚至出入往來、毫無忌憚、交與英兩統請、至於長隨一項、尤係微賤下流、惟利是取、罔知法紀、勾結夤緣、甚且以上司而勸薦、家奴尤屬紕謬、臣請

皇上特頒諭旨、勅部定録例、嗣後州縣上司劾薦寮属者、隨其經費、照例倍加支給、則上下関防嚴密、庶弊不收掣肘、弊源絶而吏治於以肅清矣、

請勅臣工和衷 乾隆十年

協理山西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張之欽謹

奏、為請

勅議事、臣工協恭和衷以裨

國是事、伏思臺諫一司、職值司言路、乃於

國家之事固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廷臣議事每戒堂自
一番從莫過見查與部臣意見條岐各持一議大都皆然
而於刑部為尤甚臣請詳而言之人情莫不好同而惡異
而以往往議事之際剛斷不可如刑罰一條刑部總其成
其說用講明而於究之故議之查臣為屢意然處臣於
閣之稿視部臣不過十分之二其察核也為從易過見查
臣除查刑名案件奉
旨發交廷議為部臣者應於九卿會商之時詳審定議否在
君默而竟不俟會
題先行進呈奉旨於剖白語或過於訴訴而剛部臣之失也

爰刑罰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
呼經呼重，毫釐千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讅慎之
為至臣者、廷法司扶孫之積，固宜悉心商確，以求至當。
然識見不可存，而意氣尤不可用。苟有所聯，則參商刑部、
商之再四，眾不從，未必其人皆非而我獨是也。宜平心靜氣、
詳閱案情，刑部議是，則從而是之，實見為非，然後兩議，
方為和衷共濟之道。乃或以自是之心，竟求角勝之勢，少
有不合、奇翻獄稿、只意見偏執，不能保其無繫，此豈至
臣之道也。伏讀
上諭、近來御史等、往往以兩議行尚，此風不可長、

聖主早已洞見其然矣夫患常積於忽微而害每成於積漸
國前代之史言路與設官役此於軋固多日虞今對未必
有此不可不防其漸蓋始則偏执继則忿爭其初尤猶
一是非其後竟並為水火分門別户傾黨敵讐諸國紀綱
違德其漸而積之又恐滋為鐵默依違瞻顧於習成風
於
政設立臺諫之義並無謂何伏乞
皇上勅諭部院大小臣工凡遇公事會議會審同辦和衷同执於
事務公事如己事也
國事如家事都俞吁咈交讓一堂以靖斯世於庶寔三代
之隆則庶民幸甚

請 飭會議平允 乾隆十一年

協理陝西道事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朱續經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伏見我

皇上親攬萬幾，虛衷集益，凡有會議事件，並許議臣另行

議見，以備採擇，凡在臣工，自當仰體

聖心，和衷辦理，不可隨聲附和，依違遷就，尤不可怙執己見，曲

雖前此臣嘗上稽唐虞之世，曰都曰吁曰咈，共襄至治，是

以治休之隆，後世莫加。臣昔備員中書，繕寫票簽，見凡

部院題奏，間有兩議具奏者，大學士擬雙簽進

聖、或依前議、或依後議、均候

聖旨裁定、此誠執兩用中之要道、

聖衷所係、所以擬其度實必進見諸衙門會核之案、另為兩議

並陳、若主稿衙門、誤以所見既確、不肯再為申說、然臣謂

兩議匯

呈、是非可否、已難逃於

睿鑒、我

皇上權衡不爽、必不因其片之申說、而獨從其請、是以本

旨之後舉情性服、但主稿衙門獨得自申其說、其體既涉專

擅、而臣尤恐於後為例、加以該臣猶存擬見、明知該議並

陳於形見然、因田夫片極力詆排、文飾已短、更不関於政
條實據消釋、臣寫思主稿之臣、試見果已確成、切仿諸
印以夫片議臣、再因在議諸臣、平心深說、逐一商確、在夫
議者、名當心於我、往復論議、更言果不無採、主稿者亦為
臣已駁從、經其照於乎久、而不無存獨是之見、昔宋臣
程顥與呉師孔談王安石學問錯要、曰為我央逐於介
甫、我名未敢自以為是、然不說破往復、此天天下公理、去
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臣寫謂宋
室諸臣、雖已和平、莫如程顥、是以王安石之拘執、聞更論
至、往往心服、然諸臣之議、直是則是、做必、臣請自今會

議之案固乃奏同錯於近來之爭如果已從平心商確
彼此常不存獨是之見以無形於平允偏執不能盡一則
兩議並陳靜候
聖裁不得另加矣庶豫為申說庶可泯爭競之騎杜營私之
漸則都俞吁咈共廣和衷益見
聖治之隆與唐虞媲美矣

請嚴交盤咨追之例 嘉慶四年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周栻謹

奏為請旨嚴禁交代私立議單並嚴定咨追章程以免虧

帑以重錢糧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照錢糧交代各無虧缺無疑均於正展限內接

報定例甚嚴我

皇上親政以來肅清絕貪默且於賠罰各項概從寬典則大吏當

不敢濫為收受陋規之弊況方今不敢於過為虧空之

處其於交代尤易清釐惟查積弊相仍至今尚有未盡

革除於前後任交代限內未能清楚則以限滿已而推

為出結由者同監交之後，私立議單，以俟徐為補償，
其起初亦不過一時權宜，後則竟公然因明上司，恃為公據，
以致陸續遞為收受，及已經列任，與己田產錯雜，工復以任內
已未清之項，申請咨追，甚至有無著公項，難以彌補，竟為會
況其中死亡絕嗣，是必主政不免，追至咨追，則或能完
半，或完未及半，則又以無力完繳，詳請豁免，冀以為調補
之規，是皆無定

國帑，錢糧無著，殊非慎重錢糧之道，臣伏查交代以照
為准，以出結為憑，請嗣後新舊接收，照於限內交清，
上許接任官查明詳揭，或係自已經征，或係請領上項，

自應將該員截留本省，飭將完交清楚，方准赴任回

籍，不得通用窩主議單，希於循外通融補交，致違定例。

若短少亦須賠繳，仍一經發覺，將並交之員一併治罪，該

上司予以參議。如已交清出結，並經督撫給咨離省者，概

不得復以前任未清，申請咨追，致滋擾累，藉挖延限射

利之弊。此外如有續經攤出應賠應繳等項，須咨追

之件，由督撫造細冊敘款項，咨部查核，經部核明

奏准，即由部行文各督撫查追，既奉部文，該督撫文不

得違，自行追算，若以交項未清請追者，該不准其咨追，

即著發出結之員賠補外，仍將該扶同出結之員，將接

收之災、並免該上司分別處議、以此奏定章程、庶
國家帑項絲毫皆歸著實、似於倉庫錢糧、事與慎重、臣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